

1935 年
第 1 卷第 1 期



3 1595 8202 6

燕大旬于

1935.5 1-

燕大旬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二十四日出版

燕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發 刊 辭

風雨飄搖將近一年的學生會，兩月以還，才漸漸地穩固起來。這是我八百同學，共同慶幸的。在那一段過渡時期，我們飽受了辛甘苦辣的滋味，感想實在太多了。從摧殘臨死的情況下，要復興已往的光榮，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然而，祇要我們肯共同努力，建設比以往更光榮，更偉大的事業，也決不是夢想。

出版委員會，自從成立後，雖一度受了小波折，然一切出版工作，均在計劃進行。因為學生自治會經費支絀，本會一切工作，不能按預定計劃實行。所以結果規定本學期月刊暫停，旬刊擬出三期，這當然是一種非常態的變通辦法，其中苦衷，望同學們原諒。

學生自治會成立後，出版委員會還是初次出刊，為有段落系統起見，燕大旬刊，決定自第一卷第一期起始。那麼這期刊，即稱為創刊號，也無不可。

一個團體的刊物，代表一個團體的精神。出版委員會的燕大旬刊，就是代表八百會員的集體精神。旬刊內容是否充實，豐美，活潑，有價值，又端在全體會員的培植和愛護。燕大旬刊，乃我八百同學唯一的言論機關。希望我們同學要儘量發表意見，自由闡抒思想，使這塊公共園地，開滿了燦燦之花，結成了寶貴的果實。

本期目錄

發刊辭

論 著

英美矛盾與英美合作

小報與大眾

經濟國家主義思想之發展

讀「讀郭紹虞先生的文學批評史」

國社黨執政後德國民衆的收穫

燕京講壇

新「十誠」

我們真沒有組織消費合作社的能力嗎？

我們應該組織一個「鎗術訓練班」

給醫預同學的一封信

希望于新旬刊的三點

文 藝

湘靈漫筆

釣

夏之感覺

我與麻雀子的鬥爭史

FANTASIA

編 後

論

著

英美矛盾與英美合作



陳翰伯

此文成於本年二月中旬，當時英美合作，聲浪正高，唱入雲。近來遠東局面，雖變幻甚速；但此文尚可供一參考，以明帝國主義系統中之英美對立。

作者識

回憶去年年終，倫敦海軍談判期中，雖然只限於討論技術問題，但談判剛一開始，就暴露了英美日三國底矛盾。在華盛頓條約的喪鐘徐徐響動的期間，我們聽到恢復英日同盟的呼籲，又聽到英美聯合制日的聲浪。

騎牆派的英帝國主義到底是玩什麼把戲呢？英日同盟正是日本軍閥和英國保守黨所希求着的；但是英日兩國間的矛盾和其他種種原因，沒有構成同盟的恢復。我們此處也可暫且不論。關

於英美聯合制日的問題，我們無防把他考察一下，看看有沒有成功的可能。

英國張伯倫曾發表一文，（註一）說明英美兩國底友誼，已經由來久矣；對於門羅主義的維護，對於中國問題的政策等等，英美向來是合作的；並且他還指出英美兩國人民向無仇視心理，將來也沒有理由彼此不合作。類似這樣的主張，在新大陸上也正有人提倡，他們以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只有英美聯合才可以制

論 著



服。

但是在日本方面呢？他們相信太平洋上對美戰爭是有相當的把握的；而且還相信英國絕不敢把艦隊開到東方來和日本作戰。那麼他們怕不怕英美聯合兵力共同制日呢？他們相信英若助美，日本自會先行奪取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英國會孤注一擲地和日本拚命嗎？

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底矛盾能否消除？她們對遠東的政策能否一致？這些都是英美合作問題的前提條件。下文略述現階段的英美關係，並推測英美合作能否實現。

十 十 十 十

衰老了的英帝國主義，和新興的美帝國主義，雖然是同文同種的國家，但也是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基本的對立。

戰前的英國是世界霸權的中心，一切世界資源，金融勢力全是在英人掌握之中。但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世界大戰後，這霸權的中心，便從英國底倫敦移到美國底紐約去了。戰前的債務國一變而為債權國，一切都被美國金圓勢立壓倒。

英美的矛盾表現得最激烈的是市場，原料，投資的衝突。這種衝突表現的地帶計有美洲，英屬殖民地及中國等處。

美國對中南美洲的貿易，無論是輸出或輸入，都是佔着上風的；她底總額雖然比英國較少，但她底增加率是很可驚人的。自

從世界恐慌以來，美國在中南美洲的貿易勢力卻大大減退了百分之六十，英國卻止減低百分之三十六。所以美國雖然佔優勢，英國的勢力也頗不可侮。近來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在中南美洲的經濟鬭爭，已經漸漸轉化為政治鬭爭；接連兩年半的波巴戰爭，便是英美謀奪取大夏谷底森林地帶的鬭爭；其他如操縱內政，鼓動內戰等，都是英美帝國主義底伎倆。

英國所擁有大量的殖民地，近來也遭到美國資本的襲擊，尤其是加拿大，澳大利，和新西蘭等地，美國已經有勝利的趨勢了。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的數字統計，可以知道美國在英領殖民地的貿易中，卻有大大的增長。無疑地，大英帝國是深深地感覺到威脅了。

半殖民地的中國自然也是英美角逐的地帶。近數年來的中國入口貿易總額中，美國佔了第一位，形成英日兩國的死對頭。尤其是投資競爭，英美更要作劇烈的對立；一九三三年夏季美國對華的棉麥借款，和中國航空事業中的美國利益，都是美國佔優勢的例證。

美帝國主義——戰後的暴發戶，到底在世界上有多少財富呢？根據可以統計的報告，我們且看一段引文：「二萬一千兆二萬萬五千萬美圓是在海外市場，以抵抗本國內可不注意的外國投資。其中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是戰債，其餘的百分

之四十四是在南美及中美的投資，百分之二十七是在加拿大和紐芬蘭的投資，百分之二十一在歐洲，百分之八在亞洲及澳大利。

三千兆七萬五千萬美圓是借與各國政府的外債，其中五，三五

三，〇〇〇，〇〇〇圓是短期借款。在一九二六年外國人購買價

值四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圓的美國保險事業，同時美國又把一

，〇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圓投資在國外保險事業裏。」（註二）

美國有這麼大的國富，但很不幸地她卻缺少煤油，橡皮，錫三種

原料，這三種原料還是美國所必需的。美國雖然出產大量煤油，

但還供不應求，所以她便不得不向英人勢力範圍的美索不達米亞

，小亞細亞等地奪取。橡皮是美國消耗最多的東西，所以她便不

得不注意錫蘭，馬來半島方面的橡皮出產地；同時英國也勵行生

產限制，以防橡皮價格下跌。美國所需要的錫也是從海峽殖民地

一帶輸入。這些原料出產地當然是英美帝國主義所必爭的！

十 十 十 十

從上文觀察，可知英美帝國主義在市場，投資，及原料競爭上的極端矛盾；這種矛盾不是一時能消除的。

我們已經知道：英帝國在世界上勢力是逐漸衰落，但她也不能把自己苦心經營的利權拱手讓人。一九三二年七月舉行的沃

太華經濟會議，英帝國與各殖民地建立了一個以英帝國特惠關稅為中心的通商協定，並建立了大英帝國的經濟集團。美國方面呢

？她也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南美舉行第七次的歐美會議，團結全美內部的經濟組織，造成一個變相的美國集團經濟，來和英國對抗。

英美矛盾除掉表現在上述幾個事實之外，其他還有英磅和美圓的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時，金融資本是佔有很大的支配勢力的。美國自從羅斯福上台以來，就埋頭於經濟復興工作；但他也沒有忽略抵抗其他歐亞各國底金融支配勢力。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浪潮中，美國打開僵局的辦法，不外開闢世界市場，施行膨脹政策，及擴張對外貿易等。去年一月羅斯福向國會提出特別咨文，貶抑美圓價格最低為百分之四十，最高為百分之六十；又利用貶抑美圓價格的資金設立國際匯兌平準基金，其目的就在操縱全世界物價，並支配世界金融，好傾銷美國商品於世界市場。

英國一向是世界底主人，在世界經濟衰落過程中，英國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設立的國際匯兌平準基金，基金達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英磅。美國也用這個辦法，設立國際匯兌平準基金，基金達二十萬萬。羅斯福是要更積極地把世界金融中心，從倫敦移到紐約來。

美國貶價貶到英磅貶價以上，使英國貨幣減值在對美國貿易中得了許多損失，對英領殖民地貿易更形不利。所以英國唯一的

抵制辦法就是再行貶低英鎊價格。我們如果再把美國底經濟復興政策考察一下，知道那邊是有許多漏洞；所以美國再度貶低，並非不可能。因此英鎊也要跟着往下降。美國英鎊的鬭爭，也給了歐洲金集團一大威脅！

一切政治的鬭爭，都是經濟鬭爭的延長。英美帝國主義的矛盾也正如此。

英美之間還有一件夾纏不清的事，便是戰債問題。大戰期中英國向美國借的戰債，戰後都從德國的賠款中支付。頂到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後，德國無力支付賠款，英國也不願意作討債還債的角色。再加上英美間一切經濟鬭爭——這一鬭爭中英國是有敗象的——的激烈化，英國就聯合歐洲的債務國，一致向美國賴債。弄得美國也毫無辦法。

爲了說爭英美間這些矛盾的勝利，英美兩國的海軍軍備競爭也是很厲害的。但是因爲英國本身的無力量，所以只得在華府會議中承認英美海軍的平等。直到近年以來，日法意的海軍勢力日漸增強，和美國平等的海軍力量，似乎不足應付到處受威脅的大英帝國。所以客冬倫敦海軍談判中的英國，雖然作着中間人，調和美日衝突；但她也是要修改現行束縛的。

英美合作的呼聲也是這時候起來的。從客冬直到今春，這種聲浪都在大西洋兩岸激蕩着：美國總統羅斯福，駐英大使賓漢（R. W. Bingham），和英國保守黨領袖鮑爾溫，外相西門，財相張伯倫等人，都在一唱一和的提倡英美合作。他們主張英美間不應再有獨立戰爭後的惡感，現在應該製定一個共同政策對付遠東的複雜局面。

日本廢棄華盛頓海約後，美國就來了個修改中立原則實行反攻；英美關係也許要因之行將改善。美國海上自由主張是和英國海上霸權絕不調和的。美國這次修改中立原則，使國聯安全保障計劃更易進行。英美間消失了這一衝突，似乎真有合作的可能，以謀制日了吧！這裡我們應當看一看英美對遠東政策的異趣。

遠東這裏有蘇聯，有日本，有中國。英美因爲本身利益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遠東政策：衰老的大英帝國因爲蘇聯的興起更傷了牠底尊嚴；因此她一向是反蘇戰線的支持者，只有消滅了蘇聯，大英帝國才能恢復從前的光榮。在保守黨執政的英國，在西方支持德國，在東方支持日本，希望她們作反蘇的前鋒。走下坡的英國反能容忍日貨對英領殖民地傾銷及因此引起的政治危機，並袒護日本對中國的壓迫，以謀達到她底最後目的——消滅蘇聯。美國底遠東政策是門戶開放政策及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但這和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是不相容的。其他日本對菲律賓的威脅，移

民律問題，都使日美關係惡化。美國承認蘇聯，及口口聲聲的門戶開放政策，都是要保持美國在中國的霸權。——這裏不是擺着英美對遠東政策的矛盾嗎？

十 十 十 十 十

在平時，英美兩國人民互相輕視的言論，時常可以在兩國底出版物上發現。提倡英美合作的人如果只注意到感情方面的事，是恐怕不夠的。我們知道英美合作的動力是：1. 日本在遠東的掘起；2. 英國在世界上地位的動搖。因此什麼同文同種，同風俗，同宗教等話語也都響亮起來，以鼓吹英美合作。誠然，英美合作對於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方面是大有裨益的。

在紐約泰晤士週刊上有這麼一段話：「但人們儘管相信英美合作是有益的，並且英美合作是世界一個穩定劑，然而經濟展望

小報與大眾

大眾永像一個飢餓的食客：只要不太違背他的口味，端到目前，他總會吃得香香的。大眾的口味多是由於常吃某種東西而形成的。養成這口味的人却又把這口味看成上菜的鐵準。於是，在供應大眾需求的口實下，諸般不合理的資料不止息地出現在我們的日報上了。

一個日報編輯應該供應大眾需求嗎？僅乎供應嗎？如果那樣

的不同，商業與政治利益的不同，却要阻止兩國真實的瞭解，却要破壞兩國對於目前最大問題上採取相同的政策的。」（註三）。因此，我們相信：現階段的英美關係是絕對無法調協的。共同制日只是一個夢想；但共同保守針黹，不積極干涉日本向亞洲大陸的邁進，卻是英美同意的。

註一：原文見去年十二月五日的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註二：見 *Aspects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 頁六十。J.

M. Frankland 所著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pon British American Relation。

註三：見外交月報第六卷第一期頁二三一。Harold Call-

ender 著，仲珊譯，英美合作之展望。

伯納

，我們担心中國社會將永遠徘徊在這畸形病態中。何況，大眾的需求並不是能具體地看到的東西呵！

一篇不健全的文字給廣大大眾的惡影響可遠甚於讀書界。因為後者已有了相當的判斷力。在一個龐雜，落伍，教育不普及的國家裏，為大眾所編的文字實應加倍慎重。但稱為民衆唯一讀物的我們的小報內容如何呢？

(一)社會新聞欄：這應是最開心的一頁了。為某一類小報，稱之為「每日性史」也不見過火。一件性的新聞發生了，不但將當事人姓氏原籍門牌戚友登個仔細，那女人的裏衣也都形容個淋漓盡致。照例，面貌自不會不豔麗，更可憐的，這張報會在她門口賣。聽吧，「大姑娘的新聞……」如果你費上一大枚買到一張，就可以讀到用「桃源」「仙境」一類動人字眼描述女人身體各部分的故事。

一個女人不幸被強姦了，並且正在起訴，她還有供給同類那麼開心的故事的義務嗎？一位編輯，遇到這種場合，縱無同情之心，又何必拈着文人鬚髯，用幸災樂禍的湊熱鬧的心情把事件盡情披露，糟踏了一個女人的前途，助長了社會的色情狂呢？

如果明瞭近年來國內生計的凋敝，則兇殺案的屢見也不過慘淡地報告我們：社會亂了，民衆急了。這時，介於民衆與當局之間的新聞編輯，應一面促當局想辦法，一面安定思亂的人心。又何必抓着這些血跡一絲不苟地形容呢？

自然，有聞必錄是新聞記者的神聖職務。但這金律至少附有兩個條件：(甲)如果人事太夥，錄不完時，應該檢更扼要更有益的錄。(乙)未錄以前，應判明錄了作什麼——開心解悶是一條用途；改造社會是另一條。今日的小報，國內新聞不及大報五分之一，國外新聞幾乎沒有，而對兇殺案獨記得無可再詳，我們只好測

想主筆在藉冤鬼尋開心了。

沒有人相信報紙一不登兇殺案，兇殺案就真地不再出現了。但有心治安的應避免一切威脅社會治安可能的危險。

(二)小說：我們不想向一大枚一張的小報要求高尚的文藝。但也絕不能因為是一大枚而任牠播散色情狂，封建思想，等破壞已進展到現階段的社會的毒氣。縱觀今日一般小報所登的小說，除了武俠，實事，就是言情。

小報為維持銷路，吸引讀者而登載穢稱的苦衷我們體會得出，廣大羣衆應有其自己的作者也是誰都認為理想的。無奈一般小報文藝供給者不但是不是羣衆的作者，而且是極不了解羣衆，極不知為羣衆謀利益的人。他們只是扯一些人間低賤卑污的事實，或由筆記小說裏剽竊一些忠孝之道，妖魔鬼怪一類為題材，用無能的筆傳述出來。料想大衆所要的也不過是這些！甚而就不曾想到大衆。強迫他們執筆的是艱難的生計。

我們不願深怪作者，因為沒有主筆的允諾，沒有主筆的鼓勵，他們的作品不會與讀者相見。福州社會局會訓練過說「風流錄」的評書改說「三民主義」。只要編者提高水平，「賈」文字的「人」是不會固執低賤的。我想，如果革命軍一佔華北就予這些「民衆」作家以相當訓練，說不定這一帶民衆會由這些作家更懂得些孫中山先生是誰及曾有過什麼計畫。這些為生活所迫的作家認不

得寫些新穎的東西，但編輯始終把一手造成的大衆趣味誤作供應的鐵車，不問那對社會間接直接的惡影響。看透了編者的眼色，作者自然也沒有轉變的胆量了。

一年來許多熱心社會改造的人都在討論民衆讀物的形式與內容。但在我們未能決定新的形式，未能準備新的讀物以前，應該同時改善已有的民衆讀物。報紙小說是民衆最接近的一種。在上層讀者看來當然不值一讀，但那些小說始而出現報端，繼而又出單行本，「不收脚力」地向各小戶各商號輸送。如果利用這種文藝機緣向民衆輸入些現代意識，小報將成爲民衆文藝的急先鋒。但如藉這路徑麻醉，鈍滯民衆已半死的心，小報則是社會改進最大的障礙。

這一些報紙已在意識，改進者的途中，想以「英雄外傳」一類民族烈蹟代替豔情小說。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可惜只是極少的幾家。

(三)廣告：這種材料，在編者似乎「拿錢來只好登」，別無擇選的可能。在讀者也「看不看隨意」，無從加以干涉。但實際這是不公平的。如果影戲院在正片以前映出許多令觀衆惡心的廣告畫，而宣布說：這是爲本院收入，與你們無干，說得下去嗎？一個公正的主筆應負報紙每版每欄每字的責任。一個讀者若被派定在報紙的某角睜眼某角闔眼，這主筆的希望可未免過奢。實際

上，許多肉感的廣告恰成了「動心的」讀物，其潛伏的暗示力遠不遜於新聞。

在工業不發達的中國，辦報人對廣告的確不能如外國那麼謹嚴地選挑。但一位有信念有政策的主筆終不願他的報甲頁談科學的人生觀，乙頁登「星學專家」的信批八字的廣告。凡主筆明知無益大衆的，爲謀社會福利，並保持報紙身分，當在可能中選擇或修改廣告的內容。太荒謬的應不予登載。

(四)女性月且：最後但並非最輕微的是「透光鏡」「無線電」「德律風」一類記載女性消息的短欄。載的多是些校花的新裝，情侶的離合。更壞的是仿當年的消閒錄而登載捧哏妓女的文字，一個顯然動機是鼓吹自己所愛破壞自己所恨的人的生意。

我們一點不躊躇地斷定這兩種文字同是引人墮落，使社會病衰的。一個主筆成年成月地縱容這種文字出現在他的報上即證明該主筆雖在經營社會事業，而對社會却漠不關心，而且反從事毒化已病入膏肓的現社會。這是不應被容許的。

縱使這些病態的資料果真是大家所需求的，一個編輯也沒有供應的義務的——何況這需求是無從證明的。我們一方面爲貧苦的大衆要求應享的自由，同時也應引導他們善用那自由。凡與他們有益的，我們宜盡量爲之謀到。凡與他們有害的，縱然他們嚷着要，我們不該盲目地從容。

一個爲大衆寫作編輯的人，在意識態度上，毫不應自覺高出大衆。但在道路的選擇上，在方箋的採納上，應比大衆有更健全的見解。否則便成了盲人瞎馬。

大衆的需求既無從捉摸，則以愈卑鄙愈適宜爲原則實爲一徹頭徹尾的錯誤。在這茫茫中，最安全是根據主筆的良心，學識，經驗，見解，信念爲大衆選擇那爲他們最有益的。因爲報紙有逐

經濟國家主義思想之發展

雙 呆 譯

漸提高大衆習尚的職責。

「小」報是指篇幅言。其影響之廣遠深堪，實比大報爲大。其「小」只是就合大衆的購買力。不應因而自賤。目前幾家小報已在改進中。這是可喜的現象。我們明知道時間終會淘汰了違反社會進化原則的新聞紙，但仍希望他們早日覺悟，改變當前自取滅亡的方策。

本文係譯自哈治遜 (James Goodwin Hodgson) 新著經濟國家主義一書，原文名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ought。在經濟國家主義思想達於高潮之今日，介紹此文，或非毫無意義的。

若僅就表面看來，經濟國家主義在經濟學及真正的國家主義未成立前，是不能存在的。意即亞丹斯密的原富一書于一七七六年出版，經濟學才大體具備，成爲一科；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後，近代的國家主義，乃逐漸發展；在這以前，經濟國家主義的學說實不能存在。

實際上，經濟國家主義直到上述的日子以前，雖未曾意識到其確然存在，然在現代世界歷史的背景上，却早已是根深蒂固的了。在中世紀之最黑暗的時期，一切經濟關係，純屬地方性質，所以任何經濟觀念都具有種地方的色彩。跟着羅馬帝國之崩潰，

各方的貿易中斷。在大部的歐洲，中世的莊園各自形成獨立自給的單位，除了需要從外邊供給些微的鐵器什物之外，他們自己製造一切的貨物。在當時的趨勢上，莊園或公爵的封邑只能包括統治者力所能及的區域，而且也還沒有現代的國家或政府這一類東西，所以國家主義之不會存在是很顯然的，一般祇是忠於族，家，或統治者和他的家族，至於忠於一個特別的地域的觀念是沒有的。對統治者的權力的重視，是更甚於被統治的民衆的幸福的。

漸漸的因需要的關係貿易發展了起來，成是文藝復興的原因和結果。同時經濟組織，漸形複雜，許多新的問題呈現於統治者和商賈之前。從個人經驗之在各地方面關係上的應用，在經濟思想史上稱做重商主義的學說，遂逐漸發達。這個學說的中心思想

是假定賣出貨物多於其買入的貨物，而在交易中獲得金銀的國家，經濟上即十分富足。換言之，重商主義者是把貨幣和財富二者混同在一起的。從個人的觀點上說，這雖不失為一正確的學說，但是一羣人或一國的福利，是否也可以拿此標準來測量，經濟學的學者們仍然沒有明白說出。把貨幣當作財富，這樣的錯誤是很自然的；因為那時貿易既然有限，銀行和銀行的信用又未充分發達。金銀數量很小，其作為裝飾品用的自然價值尚多所重視。重商主義的學說是頗為國家主義化的，我們今日所習知的國家主義深刻的情感，是時尚未顯露，所以重商主義成為經濟國家主義的最早意識的表現。

十八世紀中貿易和商業大大促進了經濟組織的發展，使人們開始注意其工作的情况。路易十五及彭帕都夫人 (Mme. de Pompadour) 的醫生克斯納大夫 (Dr.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重農派的領袖 (Physiocrats) 和屠嘉 (Turgot 1727-1781) 諸人，替亞丹斯密後日的成就開闢下一條道路。重農派的人仍然認定財產乃是物質的東西，而非僅為有用者。但是他們也相信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希望頂少在國內商業上能免去當時多數城市徵收的關卡釐金。他們終未陷入重商主義的根本錯誤中去，他們認為國際間的貿易必須放在物物交易的基礎上，不能當作物品與貨幣的交易。如此，至少在經濟學者中間，重農學派擊起了重商主

義式經濟國家主義之喪鐘。不過一些沒有經濟學基本知識陶養的人，仍然重複着重商主義的許多錯誤。而且在普通人的心中仍然固執着賣出比買進多的國家便是富庶的觀念。

跟着 一七七六年原富的出版，亞丹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立下了近代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科學的基礎。自是而後，經濟學的理论必須建築於經濟界實際組織的了解之上。而觀念和理論的改變，也大都為日形複雜的經濟機構和組織改變，及個人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巨大發展之反應。

亞丹斯密雖曾說過：「各國政治經濟的目的，皆在增進各該國的國富及勢力。」但他拋棄了貨幣就是財富的那種觀念，指明貨物乃是財富，就是貨物的生產者與需要之者間的交易，使物品之價值大形增加的觀念，也於此立其基礎。他建設下國際貿易必須基於互相交換的原則。亞丹斯密對於英國的經濟情况，是一位敏於分析的觀察者，他看到當英國拿自己生產的貨物去和旁的國家廉價生產的貨物交換時，英國就能從此獲益。所以他的自由貿易學說實根據於無阻的貿易之優點而來。同時，亞丹斯密雖曾說過本節起首所引的那類話，他和他的經典學派的門徒都仍不失為經濟國際主義者，非僅經濟國家主義者流。

亞丹斯密的學說，統馭經濟學界，多年於茲。馬爾薩斯，里嘉圖，以及約翰穆拉 (John Stuart Mill) 皆追踪斯氏前進。雖然

藉工業革命及拿破崙之助，大不列顛執了世界商業的牛耳，自由貿易成爲實際的必需；但其他諸國如德、美的經濟情形，却引導許多政治領袖走上保護政策的道路。

當這些經濟國際主義的基礎正在構造之中，一派新的政治原理逐漸成形。現代的國家主義長成了。從來的人們沒有感覺到愛國主義之地理的意義，但是法國大革命完全改變了這種看法。種族或民族之愛雖仍是愛國主義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法蘭西和後日的意、美等國，源出於不同人種的人民，聯結在一塊擁護一個共同的國家。即德國統一的能够成功，也是由於此種愛國主義思想的激發。

一八〇〇時代，英國已經完成不列顛群島經濟的統一，德國則仍然是一羣小農國，各自都有自己的邊疆和關稅壁壘。不僅貿易被人爲的障礙所限制，製造事業也橫遭束縛。這種情況激動李斯特 (Frederick List 1789-1846, 曾爲都本根 Tübingen 大學教授，但一般皆熟知氏爲一新聞記者)，使之爲免除其祖國國內的稅關代以單一國稅而作長期的奮鬥。李氏在當時實際政治上的影響若何，雖議論紛紛，但氏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國家政治經濟學體系 (Der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一書，影響其他學者，確非淺鮮，即德國後日的政策，也多受其影響之處。

李斯特曾在美小住，目擊該國各州間自由貿易的利益，以

及初期的國家關稅促進實業的事實，他受哈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的影響，也極深刻。李氏是經濟國家主義派的表率人物，對他的學說作一總述，想亦爲讀者諸君所歡迎。李氏主張：

一、保護政策在發展一國實業——假使該國有發展實業的自然趨向——的場合上，是正當的。

二、唯有當一國之進步因其他工業先進國競爭之故而遭阻止時，才應當施行保護政策。

三、爲任何實業而行之保護政策，須繼續至該工業不再怕國外的競爭時爲止。

四、保護政策，不得同樣施行於農業。

不過俾斯麥的經濟國家主義，已超出李氏主張的範圍了。德國的保護關稅，後來竟施行於農業產物上，在有些工業上，外來的競爭已不足懼了，而保護政策仍繼續施行。實際上俾斯麥所採的態度是偏于經濟自治，而且着重在戰時本國自治的一點。

現在美國的保護主義者不以李斯特主張的政策爲滿足。馬瑟克理 (Matthew Carey 1760-1839) 當李斯特正在美國時，曾鼓吹實行保護主義以發展工業，馬氏之子亨利克理 (Henry Carey 1792-1879) 更進一步說保護主義是永久需要的政策，蓋彼不僅發展工業而使農業更爲獲利，且以其能維持較高的工資也。

在美國，正式的認識李斯特和克利的學說者是巴東教授(P. A. Shinn Nelson Patton 1852-1922)。巴氏畢業於德國之汗爾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受彼邦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甚深。自一八七八年返美之後，他就開始重新陶鑄他的經濟思想。雖說他自命為穆拉之門徒，他實反叛了穆拉的自由貿易的學說，而擁護了保護主義。一八八五年巴氏的政治經濟學前提(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出版，他的思想乃大體具備。稍後，一八八八年巴氏受任為本薛文亞州立大學的華頓財商學校教授。巴氏的貢獻在主張保護政策使一國能發展自己的文化一點。他主張一國人

讀「讀郭紹虞先生的文學批評史」

吳曉鈴

民，應當習於使用本國自己力所能造的貨品，在這方面，他距離穆拉的遺教，愈發遙遠了。

歐戰之後，經濟國家主義在經濟界遠不若在政府的實施方面，強烈受人贊成，從這方面看，與其說牠是一個經濟學說，反不如說牠是個政治學說來得更為妥當。重視國家權力的霍俄，及法西斯蒂的德，意，都是這個學說的強有力的辨護者。美國和某種程度內的英國，對於經濟國家主義的反應，也可以從關於此類書籍印行的數目上看出。

還是在政府不「特別」注重文法學科的時候以前，中國文學便早已變成了一種冷的貨色。自然，中國文學系更不會受人們的提倡和注意的了。然而現在居然還有人在現在這個文學沒落的時期，和燕京大學的西洋氣象包圍中注意到了我們的國文學系和國文學系的教師們；不止是注意，而且還在來批評這些教師們的著作——如同去年燕京新聞上所刊載的「和鄭振鐸先生論學」和最近燕大旬刊上所登載的「讀郭紹虞先生的文學批評史」是——無論如何，在原則上，這種批評是值得我們來感激的。

但是很可惜，也可以說是「不巧的很」因為當我們讀完了這

兩篇文章不惟無從激起，並且感覺到一種希望的幻滅以為這兩篇文章實在夠不上叫做批評文學。同時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也實在不懂得什麼叫做文學批評。第一篇文章——「與鄭振鐸先生論學」——的本身根本就不通，不必說了，最近當為文論之。就是這篇「讀郭紹虞先生的文學批評史」也有很多的儘可商榷之處，茲分為數點討論如后：

我想一個人想要批評一位作家的作品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決不可以，也不應當僅憑個人的直覺去判斷一切，抹煞一切，至少應該懂得什麼是批評，什麼是文學批評。那麼什麼是

文學批評呢。英國的森次巴瑞(Saintsbury)說得很好「批評就是文學趣味之合理的發揮；實在是要尋出文學何以能與人以快感——即可以好——的道理；也就是詩和散文，風格和聲律等等的品性之發見，分類，和尋源；也就是文學的工具的研究；然而對於文學的作風的觀察也不忽略」。文學批評的定義雖然是這樣的廣泛，但是至少我們要知道批評決不是指責，稱贊，吹毛求疵，改卷子式的批抹，而是有着更大更深的意義的。李長之先生在「批評家所憑藉的是那一點」中曾這樣說過：「……跳跳蹦蹦，而指出什麼人的小毛病而自快的，這不是批評家」。我覺得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論調，祇可惜不幸得很，我們的M. F. 君便犯了這個大忌。

M. F. 君批評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第一點是內容的取材似乎失當，並且舉出第四篇——魏晉南北朝——來做證明，以為所取的材料多是「膚泛之談」，沒有什麼「有意義的見解」。真的，因為治文學批評，尤其是中國文學批評和中國文學批評史，實在是一樁最難的工作，緣故就是有關中國文學批評的材料和著述太少了。所以少的原因，則因為批評一事在中國文人的眼中看為是低能兒所幹的——其實還是些批評的意義看得太狹的緣故——而不肯加以注意或提倡。就如文心雕龍一書的被人重視，亦不過是近世的事情而已。然而在這文學批評的材料新缺乏的

當兒，倒是魏晉南北朝還產生了幾部重要的書籍，但是流傳至今的也不過是其中極少數的罷了——如文心雕龍和詩品是。所以編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關於這時代的文學批評見解的材料除了幾部現存的專門書籍而外便不得不「勞搜博證」於其他方面了。勞搜博證的結果，便是得到了M. F. 的「膚泛之談」的批評說「都祇是些客套式的書簡」，殊不知這些書簡中並不只是客套的詞句而已，當然客套的詞句中也不會有文學批評了，確實真是含有「有見解」的文學理論，牠的價值不容泯滅。如曹丕的「與吳質書」，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便是很好的例子，那裏能說沒有「有意義的見解」呢？至於M. F. 君所推崇的世說新語中倒是些經演繹，粉飾而成的軼事瑣語，真正的文學批評材料並不多見，而時代又只限於東漢至兩晉之末，不能括及文學批評史上最佔重要地位的六朝時代。所以與其說世說新語在文學批評上所佔的地位的重要，不如說在民俗學上，社會學上，甚至於文法學上所佔的地位重要來得適當。

M. F. 君又論到「神」和「氣」，說是「……大半都是廢話，……除了幾段不能提到的而外，其餘也應該付之屋干(?)的剗刀，——因為這些實在是「徒亂人意」的東西。」我也止有和M. F. 君相反的見解，談到六朝的文學批評，誰都會知道當時的批評家可以分為二種：一種是純粹客觀的形了批評派，如同沈約

的論四聲，八病便是。另外還有一派就是純粹主觀的印象批評家，他們是從作者的用心方面和讀者的印像方面去尋求文學的美的來源——也就是批評文學。因為不能拿出具體的例證所以他們便只得標出一兩個抽象的名詞，來代表他的觀念去說明文章之所以美好的原因。於是論散文以「氣」為主，論詩以「神」為歸。這實在是當時文學批評界的最重要的理論，不能忽視的，尤其是治文學批評史的人們。因為文學批評史是注重在史的敘述方面，所以編著者對於史料不能依着個人的主觀成見而有所取捨，或棄置不用，更何況曾經支配了整個的六朝文壇並且其影響直到今日尚未消滅的史料呢？ Δ 君又提到「除了幾段不能不提到的而外」都應該取消的，我以為這也是 Δ 君的錯誤。因為我們知道一種事情，現象，或是理論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實然的；總要有「前因後果」，正如同「峴嶺積石之源，流而為孟津，為洛水，為九河，始澎湃而為海」的一樣。尤其是治史學的，必須指出出一種事件或理論之所以發生的「始末根原」，和演變的痕跡來——自初起而漸盛而極盛而漸衰，而消滅——否則僅是片斷的部份的敘述，便不足以稱之為「史」的。舉例來說，文「氣」之論雖然盛於六朝，然而在魏時曹丕的典論論文中便已經有了「文以「氣」為主」的論調，後來到了唐朝，「氣」的問題仍舊是文學批評上的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同韓愈的「答李翺書」中使申

論此事，北宋的文學批評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到的「氣象」也屬於此類，下及清代，姚鼐更常常討論這個問題（例見復魯紫非書）。所以 Δ 君雖然不高興「神」與「氣」，說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討論「神」與「氣」的部份都是「廢話」；但是恐怕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卷出版的時候，裏面仍舊少不了「神」，「氣」諸論的，因為這本書是文學批評史，正應當有這樣有系統的敘述。好像論水當先說積石之源的伏流，再逐漸成的小河，然後才得論到波濤洶湧的洋海，更應當說到最後逐漸消滅的末流和餘波。關於「神」與「氣」的論調的當否，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名詞有些乾燥，討厭，到許是的——然而說他是「徒亂人意的「廢話」，那麼這個批評不能加到郭紹虞先生的著作上，最好是找曹丕，沈約諸人算賬去。朱佩弦先生批評過這本書說：「郭先生的基本方法就是分析意義——例如文學，神，氣，文，筆……這些重要術語，仔細辨析——雖有未盡透澈，但大體是有結果」。可見郭先生的論及「神」「氣」之處，正是這本書的特點，因為他不但應用了一種新的科學的方法，而且對於文學批評史上重要問題的討論，還是得有結果了的。

後記

武者小路實篤在凡有藝術品中曾經寫過這樣的幾行：「他們本來不是真心希望作者好起來的。他們也是人，但不會

根本地懂得別人的作品。」當我讀完了旬刊上所刊載的那篇「讀郭紹虞先生的文學批評史」便發生了好多的感觸，不由得又想到那位日本人所說的話。當然了，這些感觸的所以發生，並不只是因為別人罵到我們頭上的緣故。接着便決定了寫這篇文章，恰好還不曾寫完，第九期的旬刊便出版了，而且裏面還有謝翁先生和楚狂先生的兩篇反駁文章。除了他們寫作的態度我仍能夠十分同意之外（我覺得他們的多論M.F君個人，和M.F君的名為批評郭紹虞先生的著作，其實

却是批評郭紹虞先生個人並差不了許多的），我以為那兩篇文章寫得都算很好，有好些我所要說的話，他們都說了，同時我不曾想到的話，他們說得更多。所以我便把自己所寫的這篇姑且擱置於此，不再繼續寫下去。但是雖然只寫了半篇，却敢承認，自己在執筆的時候，曾盡力的遏制住意氣的見解和主觀的態度——因為這是論事，不是論人，雖然這種人們的說話確是有些錯誤。

國社黨執政後德國民衆的收穫

默 雷

德國國社黨的上台，是受着小布爾喬亞極端的擁護的。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成爲突擊隊的核心幹部。我們可以說小資產階級成爲法西斯蒂獨裁都市中大衆的基礎。然而小資產階級爲什麼那樣熱烈地擁護國社黨呢？自從世界經濟恐慌以來，不但工農遭受着冗運，就是手工業者，小商人，官吏，技師，知識份子等，也都受着極端的壓迫了。這時國社黨抓住了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允許了他們無數的要求。於是這些「支票」便換得了大衆擁護國社黨熱誠的心。國社黨未執政前曾經允許過他們，百貨商店的市有化，並以低廉的價格租借給他們。德意志的各官廳市府嚴格地尊重中產階級的利益。然而自從國社黨上台後，才證明了那些支票

原來都是不兌現的。大百貨商店不但沒有關閉政府反而津貼他們。同時小商人彼此間的競爭反更激烈化了。小商店，小工場大部份都倒閉了；而克魯伯（軍火製造工廠），西門子等大工廠却得着大批政府的定單。國社黨未執政前曾經允許廢除苛捐雜稅，減少消費稅營業稅住居稅食稅獨身稅等等。但自國社黨執政後，被稅又何嘗實行過？一九三三年對於工農小資產階級消費買月額平均稅收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二千三百萬馬克；同時對於克魯伯等大工場却表示出極度的寬大，免除了他們失業基金的繳付及其他諸稅的繳納，資產階級應繳納的稅金一九三三年比一九三二年減少了一千九百二十萬馬克。國社黨未執政時允許了銀行國有化

對於小資產階級小額金融的保障。等到國社黨執政後召集了一個銀行業務法研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做了一個結論說：「本委員會全體一致主張如下之結論，即銀行國有化不得主張之」。這些一切的一切喚醒了小資產階級的幻夢。原來祇剩下「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

對於工廠勞動者國社黨在未執政前也說了不少甜言蜜語的話，諸如由資本的束縛中解放工人，反對工會中的官僚，提高工資等等。然而在事實上國社黨竟解放了工人沒有，這是每個明眼人都能知道的。工人組織中舊的官僚去了，國社黨的新官僚又盤據工人組織的地盤。其次關於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一九三四年六個月間，工人的工資每人平均減少了5.5馬克，總額達到二十三萬二千五百馬克。同時租稅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又提高，以一九三三年八月末批發物價格為100.0，一九三二年9.5，一九三三為93.4，而一九三四為100.1可見工人困了各物價格的高漲，實質的工資也相對的減少了。依於法西斯蒂的計劃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勞動者必須從事於強制勞動，那就是從事於要塞及軍用道路建設等等。目的不外是可以減少工資，並且可以防範青年工人不穩的行動。這些附有軍事性的建設，是工人自己的手作成同時用來殘殺自己。這就是國社黨減少失業愛護國民的政績！對於所有的勞動者，國社黨所施與的恩惠不過以下幾種：

(一)對於疾病，廢疾，衰老，孤兒的社會保險的諸條件甚行惡化。

(二)勤勞的工人繳納保險基金的比例增大，而工廠主交納保險基金却減少了，甚至於廢止。

(三)頒佈了取消八小時勞動日的法令及其他工廠法。

(四)工會，集會，言論，出版，政治組織的禁止。

(五)勞動營(Labor Camp)的創設，為了鎮壓不穩的工人。

(六)特殊的「國民的」法庭，及其他法庭的設置。這些可以對那些妨害法西斯蒂活動的份子加以勞役或死刑的宣判。

至於關於農民方面，同樣也是顧全農村中地主富農上層階級的利益。法西斯蒂政府樹立後，農產物價格發常地漲高了。麵包的價格大於世界價格的三倍。由一九三三年初時到七月人造牛油價值增長了百分之五十，豬肉價格騰貴了百分之四十八。然而物價雖然騰貴，農村所得却激減了。農民販賣農產物須經合作社的手，而合作社的基本人員却是地主與富農。合作社以廉價購入農產物，而以高價販賣於都市，農民是不許拿着生產物到市場去販賣的。

德國五百十四萬三千的農戶之中。有三百萬以上的農戶祇有二海克特以下的土地。國社黨未獲得政權以前曾經允許這些農家給與他們土地。然而到了現在不但沒有給與土地反而由很多的肥

沃土地中驅逐出中農與貧農，而使富農占耕。國社黨曾經允許東部普魯士的官地可以由貧苦的農民大量的移民。他們計劃可以一萬戶農民移民。事實上二九三三祇有四千戶，一九三四祇八千戶；而移民至東普魯士者皆富農的子弟。

國社黨並且制定一種法令，凡有1.5乃至2.5海克特之農戶，包含有五十萬乃至一百萬農戶，這些農戶祇有長子有繼承權，土地不許分割及賣却，這些農家的負債受政府的保護，政府並與以他們種種方便。這些農戶占農民經濟百分之十九，占全耕地百分之五十四。這個法令促進了農村人口分散的過程。加強了農民

大眾的貧窮化。

一九三四年的災荒，與以農村中基本的大眾一最大之打擊。法西斯蒂的御用報紙在七月十七日也不得不說：「農民是擔負着災荒的重擔」。

總之自從國社黨掌握政權後，一切施行，不過都是為布爾喬亞的利益，而最初擁護牠的小布爾喬亞，落後的農也漸漸認識了牠本來的面目，反法西斯蒂的情緒也一天一天高漲起來的，確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新十誠

阿孟

——敬獻給：學校當局，自治會諸君，
和全體同學們！——

一年來風雨多故，我們的學生會也幾經波瀾了，雖說經過難待會的忍辱負重，和籌備會的苦心經營，新學生自治會在本季中逐漸成形，但是展望前途，實不容過度樂觀。

來燕數載，數年來冷眼旁觀，我看見過學生會的許多波瀾，經歷過許多學校與學生的糾紛，今日回想起來，我覺到那許多波瀾，許多糾紛，實在本不必有，但是，因為各方辦事人的缺乏互信，缺乏誠心，遂致一發再發，鬧出許多縱橫捭闔云覆雨的醜劇。過去的，都不必再一一提起，但是從過去的經驗，我們應該得到不少有價值的教訓。

現在我誠懇地以數載感觸，敬獻給學校當局，自治會諸君，和全體同學們，作為臨別的一點紀念。尤其希望，如果有些地方

觸犯了任何人，那也不過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要以為是一時遊戲之作，而忽略過去。

第一誠 我深切地期望學校當局，認請學生會在學生生活上的重要，負責提倡，扶持學生會，使能盡其使命，造福雙方不淺。

第二誠 我深切地期望學校當局，認清學生會乃是學生自己的社會，尊重學生的自治能力，不任意干涉學生會內政。

第三誠 希望學校當局，包括校長教職員在內，應尊重雙方人格，勿以學生會為其私人勢力集團，假借少數份子行縱橫捭闔之作用。

第四誠 希望學生會職員，萬勿視學生會為講戀愛，出風頭

及勾結校長教授或大學行政人員的地方。

第五誡 學生會經費獨立，除了學生會費外，不受任何方的津貼，來路正大，用途正大，不留他人指摘或指使餘地。

第六誡 學生會的活動，當在演說辯論，讀書，寫作，運動，參觀，旅行，娛樂及處理同學日常生活諸方積極進行。

第七誡 希望全體同學，俱熱烈參加學生會，使學生會不致成爲少數數人的工具。

我們真沒有組織消費合作社的能力嗎？

雁航

第八誡 同學應嚴密監督學生會，排斥不良份子，擁護學生會，使成爲全體同學的強有力的生活組織。

第九誡 同學不分中外，無論新舊，都不拖賴會費，都不放棄職權。

第十誡 希望讀十誡的人，不論他是學校當局，學生會職員，或是同學們，都真負責任職，誠懇合作，坦白處事。

要說八百大學生，經過數年的期間，竟連一個消費合作社，都不能組織起來，恐怕很少人相信。然而事實確是如此。真不怪外國人，瞧不起我們，剝奪我們的主權，實行「越俎代庖」的政策。另外漫罵中國是一個沒有組織的國家，「得着便宜，還賣乖巧」。難道說我們真是那樣嗎？我們那維持將一年的臨時維持委員會，雖然印出洋洋大篇的合作社大綱，不久即歸于無聲無嗅，在本季開學的時候，又忽而徵收合作社費。既徵收了一部，日前忽然把所收的費，又退還原主。合作社會打過一次雷，可是始終沒有下雨。直到正式學生會成立時，消費合作社，終于再度流產。

關於消費合作社的需要問題，不用我細說，八百同學三百數

職員，每個人都已切身感到了。例如現在的燕昌號，價物之貴，出人意料之外，所敲的「竹槓」，大凡被敲的同學，一定還能記憶它的輕重。此外爲發財牟利計，不顧一切，公賣仇貨，奸商利圖，莫此爲甚，假使燕昌號是我們的合作社，其對同學師友的福利將如何？我們現在所要檢討的，所應當檢討的，乃是以經辦消費合作社爲什麼失敗？今後辦消費合作社如何促其成功？

據我個人的觀察，以往消費合作社失敗的主要原因，大約可分三種，第一，缺乏多數同學的熱心贊助。在燕京這個社區裏，從來談合作社的人很少。大家對於這個組織，好像一點興趣沒有，多半持漠不關心，不聞不問的態度。或者因爲燕京同學，經濟充裕，對於買東西價錢的貴賤，向不計較，「任你隨便敲，反正

我有錢」。這樣一來。以減省消費為目的之消費合作社，對於燕京同學，只然不發生利害關係，對於消費合作社的成立與否，自然是聞不問。任那負責的人，如何呼唱，結果得不着一些同情，贊助，鼓勵和督促。負責的人，看看這種局面，不是灰心敷衍，就是另荐高名。所以歷來合作社，不是沒人辦，祇是因為負責人接替太繁，計劃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第二，缺乏健全的籌備機關。無論作什麼事情，總要有一部份負責任的人才，事前在一起計劃，籌備，推動，經過全體體的贊助和負責，這件事情，方能成功。若是幾個負責的人員，不負責任，一味敷衍延宕，遲遲不進，甚至幾個負責的人，還不能團結合作，互相推委，彼此觀望，事情怎會成功？我們消費合作社以往的情形就，是如此。即使二三位熱心人員，努力求好，結局也許因為同寅不甘合作，或因同學欠鼓勵擁護的空氣，而沮喪其熱心，卸責隱退。諸此因子，實為組織合作社的絕大障礙。此外在籌備時期，缺乏對合作社有學識經驗的人才，也是困難之一。一般同學，大半沒有這種專門經驗學識，每每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切事務無從下手，幾個負責的人，祇好東摸西撻，起草的章程，諸多錯誤不完善的地方。最後仍不能應用。

第三，資本募集困難。其實這點，和第一點，很有關係。推求資本徵集之所以發生困難，乃是由于同學不關心，合作社的成

立與否。所以一部人，任憑敵在燕昌號老板手裏，不肯拿出幾元錢的合作社資金。成立消費合作社，沒有充足資本，當然辦不成。資本問題，的確直接間接使合作社先夭折了。

此外，還有其他原因，不過以三項，確是消費合作社產生的致命傷。今後要想把消費合作社成立起來，一定要對症下藥，方克有濟。

(一)全體同學一致贊助。為團體辦一件事，必須是全體所願意舉行的事，而這件事無論在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必須被全體所鼓勵。我們打算辦合作社，一定要希望它完成，在種種發動的時期，全體同要造成種種愛護關心的空氣，鼓舞辦事人的精神，激發辦事人的責任心。同時更要激動個人的責任心，須知消費合作社之能否成立，不僅在幾個負責籌備的人身上，而要靠全體同學的。我以為如果全體同學，確實合作，誠心要把合作社完成，結果一定成功。任那幾個籌備人員有天大的才能，也不能担起全體同的責任的。大家肯施二分之一之力，就有進一步的曙光，施十分之力，一切事情，都不成問題了。

(二)健全消費合作的組織。我們不需要什麼天才的人，或極有經驗學識的人，組成這個委員會。我們所最企望的，就是幾位肯負責任，能夠合作的熱心同學。因為合作專家，可以由他們自己聘請，不一定是該會的正式委員。祇要幾個人能心到手應，認

與辦事，不惜犧牲一點精神和時間，想各種方法，對外激起同學之注意，造成我們需要合作社的空氣，對內聘請專門人才，共襄大計。此外還要有不灰心不泄氣的精神，不管少數的人毀譽，不懼任何困難。我想合作社，不要遙遠的期限，一定能如願而成。

祇要全體同學一致贊助，負責同學認真負責，我想關於基金的徵集，不成問題的。所餘下的僅是技術問題而已。這是委員會的事情，此地不便多嘴。

成立消費合作社的空氣，已經醞釀數年了。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祇是空氣而已，我覺得這是一莊很可恥的事情。成立這個消費合作社的意義，我以為不僅是為同學減輕消費，不僅是為同學謀利潤。它的主要高尚的意義在於，表現大學生共同生活的精神和組織管理的能力，實驗消費合作社對於人民生活之關係，與將

我們應該組織一個「鎗術訓練班」

我們燕京校內各種團體的組織，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名目繁多了。然而將牠們的性質歸納起來看，總是離不了「遊戲」及「友誼」二種，至於對於學術上研討的已竟很少，尤其是訓練身心為一種勇武之精神的，更是不可多得了！

學校的軍訓，雖然合乎上述之旨，但總嫌是被動的，並且軍訓雖有時打靶，然次數太少，機會不多，殊不是訓練射擊的技

來社會經濟組織之影響。難道說：我們燕大同學，沒有組織一個合作社的能力嗎？我們大學生共同生活的精神，在那裏表現呢？更不客氣的說：我們中國人真是一個無組織力的殖民地的土人嗎？燕大是一個帶國際性的學校，西國教職員同學，天天在和我们接觸。東鄰清華的合作社，成立多年，成績彰彰。我們燕大同學，佔在國際隊裡，佔在同等大學校隊裏，以消費合作社一件事來比較，我們中國的青年，我們的燕大學生，將要受到何等的評價？

現在正式學生會已告成立，消費合作委員，全部選出，在此一切工作進行伊始之際，願我合作委員及全體教職員，同學和工友，共同策勵，使遷延多年的消費合作社，得以早日正式成立，不唯可以挽回以往的不幸形勢，尤足能表現燕大全體的精神。

一 尊

術！

術有什麼價值呢？那真是用不着我來介紹，恐怕同學知道的比我還清楚了。因為「射」是我國古時就很注重的，所以與「禮」，「樂」，「御」，「書」，「術」合為六藝，什麼「射以觀德」啦，什麼「射不主力，主其皮也」啦……我想歷史系的，及國文系的同學都能言之諳諳，更用不着我來獻醜。至於拿現今外籍人

民來看，差不多不論男女，沒有不會射擊的。

訓練射擊固然不敢說為強國強種的唯一要素，但至少也可以說，他是佔一個重要的部分。因為有勇武的精神，始能振拔有為，遇事不懼，而委靡懦弱，畏難苟安之惡習可以汰盡，請問人人勇武，那怕國不强呢？

我們燕京同學所受的教育程度，在全國人民中，可以說是不可多得的了。我很希望着我們為這種提倡，及於各大學，及於各學校，及於全國。不然我們一個大學生，拿起鎗來，手就哆嗦，不知如何放起，連一個外國婦女都不如，也未免太笑話了！

射擊術練好了，不但可以自衛，並且同時也是替國家造就出來一個良好的兵士，至於行獵多獲，尤其餘事。

究竟練習什麼鎗呢？我以為最好是練習手鎗，（當然他種鎗我也不反對）因為手鎗是最難打準的，假如手鎗打的準，打其他的鎗我想一定更容易了，手鎗不但攜帶便利，並且比較還經濟些。

至於其辦法如何？因為我想不出一個很好的計劃出來，僅就鄙見所及略述如下：（同學中有何高見最好發表，俾其實現。）

（一）有志練習鎗術者組織起來，最好附於軍訓，但不限于有軍訓的同學。）

（二）要求學校當局呈請政府予以提倡，使各校軍訓注重射擊

，並予以補助及方便。

（三）要求學校當局，購鎗若干枝。（暫時可向軍事機關接洽，借若干枝，每週借若干次）同學中有能自備者更佳。

（四）子彈費用，由學校津貼一定數額，超乎此額者，由個人自備。

（五）要求學校聘人指導。此職最好由軍訓教官担任，或由其另請他人幫忙。

（六）要求學校劃一定地方為射擊場。

（七）與東北大學及其他軍事學校，機關聯絡，請其幫忙及指導。

（八）練習鎗術者，分若干組，每組若干人，每週練習若干次，每次放鎗若干下，及每組於每日何時練習。

（九）嚴訂鎗枝子彈之儲藏，領取及射擊種種規則以防危險，以上不過舉其大者而已，至於詳細的計劃，及更好的辦法，

我想同學中對於此問題有興趣者，不妨發揮，「以收羣策群力」之效。

有人說學校現在正是百萬基金運動的時候，那有閒錢替你們買鎗呢？我以為不然。假若學校當局肯幫忙的話，一定可以辦到的，如手鎗每枝值五十元，則二十枝不過一千元；如每枝值百元，則不過二千元。如一粒鎗彈值一角錢，則五千粒不過五百元

。請問一兩千塊錢在學校內算什麼？請看本年賠償美富就花了一千六百元，難道我們連美富都不如麼？少添一兩個冗員，少撥幾回石頭，所省的不就多多麼？並且槍枝的費用是一勞永逸的，一次買好了，就多少年下去了。東北及以前的馮庸大學亦皆有槍枝及子彈的設備，所以燕京替學生買槍也是應當的，算不得什麼，這一層希望學校當局須認清楚了，切實的要與學生合作，不要一味的拿「經費缺乏」來搪塞。

至於子彈的費用由同學方面擔負來着，假如學校供給一定額數外，我們還欲多練習，那末只好由我們自己掏腰包了。假如每週射一次，每次射五粒，則所費不過五角，比打網球還省得多。

給醫預同學的一封信：

朋友啊！我常聽見你們說：「一想起這前頭橫着的一段崎嶇路程，心便像一種極重的石頭壓迫得喘不出氣來！」

誰說不是呢！整日裏我看看你們抱着一堆堆的書本，過着人們所謂「書蟲」的生活，人家到大學來是抱着「莫讓春光輕過！」的主義，去盡量享受這溫馨的樂園所賜予的福樂，而你們這些可憐蟲！却「莫讓時光空過」地咬住每一分鐘的閒暇！

我看那一系的同學也沒有你們這般的忙，那一次的音樂會，遊藝會，我就沒有看見你們到會，進城的汽車總也不常見你們的

假如射擊兩次，則每週所費不過一元，少進幾回城，少看幾次電影，少吸幾棵烟，也不就省出來了麼？

以上就鄙見所及的，提出來和大家討論，希望大家注意和指正。

我們自然用不着唱高調，也用不着說大話，假如槍術果能精巧，退而衛身，進而衛國是可能的。

外邊人常說燕京的學生只會享樂：「西服架子」，「洋話留音機」，「娛樂場的主題」，……種種名稱，不一而足；我們此等的組織，果能實現，至少也可以洗刷社會的耳目，掃除一般人對我們的謬見；不知諸同學以為何如？

會子

影子，城裏的電影院那更不消說尋不見你們的踪跡！尤其是殘酷的是你們爲了整日的實驗，實驗，實驗而斷送了你們在大學中的甜蜜熱情生活！好多次我抬起我誠摯而同情的眼望見你們許多個憔悴疲乏的面容時，我不禁長嘆！

但是爲什麼呢？爲什麼這樣呢？我常常問你們爲什麼這樣苦幹，你們却苦笑一聲不給答覆！現在我明白啊！朋友！我知道你們這種疲勞不是像青煙那般虛無，也不是像牛馬那麼的無味，而是如同一個被痛楚和熱望的情緒充滿的母親在生產她可愛的唯一

的嬰兒時的一種苦樂情形！確是如此，我深知道，在你們心中藏着這種急切的希望！希望你們的將來！

同學這種事業止如同其他偉大的事業一樣的艱苦，我怕呀！朋友，我怕當你們在你們的途中遇着了洶濤惡浪的打擊時你們要失望的回頭！！我又怕啊！我怕當你們遇見幸福平穩的路途時、你們又要停住了你們的脚步去羨慕賞玩那路旁的野花！！真的，假若遇見了連連不絕的風波和艱難，但你們却勇敢得像獅子；遇見了

希望于新旬刊的三點

元 黃

幸運得很！苦幹奮鬥的結果，新學生會居然正式成立，新旬刊又生氣勃勃的，得和諸位同學相見了。

逢此送舊迎新，萬象更始的當兒，我們對新學生會有一番盛大的期待，自不必說；對於新旬刊，也是在抱着二十四分的熱誠，希望牠能帶來新的生命，新的世界呢！

觀于既往的週刊，不無可評之處，于是現在以個人資格，對新旬刊有下列三點意見貢獻：

1. 不作個人私相攻擊傾軋的園地——歷閱過去的週刊，內容多有個人因意見不洽，互存宿怨，而借公共議場以作私人洩怨報復的機會，此種文章，既損個人道德，且傷同學友誼，徒充篇幅，毫無價值，所以希望此後旬刊拒絕登載此種打不清的筆墨官司

那虛浮的感動而你却保守自己讓那些輕輕逝過，那我就將狂樂的祝賀你們那永久的，美麗的將來！

我也曾時時在想像一個「你們的將來」，那必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並不是有用金銀珍珠和鑽石裝飾的美麗，也不是有用脂粉泥成的桃色！讓我告訴你們，朋友！那是多麼美的來！你整天會看見你的四圍有康健活潑的微笑，而你自已也會沈醉在這些溫馨的微笑裏！

的文字，以所餘篇幅，載有用的論著，但學術方面的辯論，不在此限。

2. 少載無病呻吟的「作品」——無病呻吟，恐怕是中國青年的今日的通病，尤其是一般胸無成行，自命為文學家的人，最肯犯這可怕的病症，這種作品，登的多了，讀起來，簡直是千篇一律，隔靴搔癢，甚至能使青年流于頹唐，趨乎造作，挫折進取的精神，有礙健全的發展，盼望我們未來的旬刊為大眾福利及燕京精神着想，多注意這一點。

3. 設法鼓勵師長同學投稿，多登硬性的論著——我們週刊的毛病，在乎軟性文字頗多，硬性論著太少，最好此後能設法向師長同學徵求稿件，使硬性文章，逐漸增多，以充實內部，不要每

次多載風花雪月，歌咏昇平的「布爾喬亞」式的作品，以麻醉我們的心弦，時代的巨輪，已經轉到這樣紛亂複雜的一頁，不容我們再躲在象牙之塔，藝術之宮中，作快活的夢了，未來的旬刊，應當以硬性論著作牠的中堅。



以上三點，不過因為我個人對新旬刊的期待太大了，所以，冒昧直率的將我個人的意見寫出來，以供大字採納，同時並虔誠的代我們未來的新園地祝福！



文
藝

湘
靈
漫
筆

新
月

月，尤其是明月，渾圓無缺的月，是差不多人人都愛的，在那靜靜的夜裡，清朗的天空，嵌着一顆渾圓的明月，放出像火般透明的清光，照得那寂靜的空氣，清冷得像會顫動，給那擾攘的大地，壘上一層清淒的銀色，她底光明，却使大地有了夢境幻思的美意，遮住了鬥爭造成的一切醜惡，清冷的月光，照成了美的大地，亦照着人們底心，勾起美的情緒，使他們在那一刹那，沉醉於夢受她底光明；使他們底心，帶着恬靜的微笑。

可是那清光無恨的明月哟，却觸不着我心房的深處，美，是會叫我歌頌，叫我崇拜，叫我愛慕的，可都不會勾出我那絲絲不絕的情緒。那會觸着我那嫩弱易傷的心房深處，引起心靈的震動的，只是那鈎纖纖的，淡淡的新月，在暮色蒼茫的天邊，斜掛在

樹梢的淡黃色的月痕，是多麼常地鈎住了我底心，佔住了我底柔情熱意。

黑
夜

大地，像給濃濃的黑幕罩住似地，可是這幕却是那麼地輕，那麼地薄，在那微風的波動裏，使我感覺到無限的清新意，動物嘈雜的聲音，工廠單調的動響，風底呼呼，樹葉底沙沙，一切都歸於靜寂，大地像凍住了似地，只剩下桌上座鐘底滴搭滴搭，還留下一絲絲實在存在的線索，心，也和這外界一般地靜止，在這像死般的境象裏，那一向被世界的一切，深深地關鎖在心房裏的靈魂，像被隻溫柔的手，輕輕地從那潛伏的角上引了出來似地，啊，這却是一條寂寞的魂靈。

春 雨

微雨絲絲地下着，平滑的湖面，給那無盡的微波，輕巧地攪亂，點滴的水，從簷上揮在地面，發出斷續的微聲，充滿水氣而柔和，清涼的空氣，引起南國的一切回憶，輕微的春雨後，是等地引動我底心啊。

布密密的雨絲，消沉了我底忙碌的意志，冷淡我那歡樂的追

釣

噓……，四點鐘了，然而人還是在試驗室裏；趕看做罷記錄弄不好就想個法湊湊，管他甚麼科學精神，出試驗室玩兒要緊，是四點二十分了，哈哈，有志者事竟成，報告已經捏造完畢；走罷，先舒口長氣。

跨上車，一路東搖西擺的回宿舍，太陽曬着我，微風吹着我，有點飄飄然了，一樓，二樓……，慢慢地騎過去，到了湖邊，一、二、三，向左轉，停車，進屋。

昨天看見人家釣魚，怪可愛的，一條一條青鱗白肚的草魚，嘩嘩的見向上飛，接着就紅燒了往嘴裏送，想要一條來宵宵，然而交情沒有那末大；好罷，乾嘔吐涎。

俗語說得好：「求人不如求己，」爲甚麼老求着人？自己出頭

幹不更強麼，伸出釣魚老手，那怕魚兒不上釣；自己幹罷，不過

求，使我底心，享受靜寂的一刹那，回味過去的一切，以前溫和平靜的生活，火熱真摯的情感，一切歡樂悲哀，是怎樣牢牢地保存在那回憶裏，這一刹那，都再爬上心頭，給我一些談不出的滋味，眼前不能享受的滋味，輕微的春雨，是何等引動我底心

秀 水

俗語又來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的「器」在那裏呢？「志」雖立無「器」也不成呀，先辦「器」要緊。

第一件要辦是一條丈八魚竿，第二是一根胡琴弦，第三是大大小小三十個一個大似一個的魚鉤，海甸跑一趟，武器總算準備停當，專等廝殺。

有了刻苦的準備，才能有燦爛的成功，到社會上去做事這樣，我想釣魚也應該如此，滾滾滾，先滾到圖書館，借一本釣魚術看看，學然後知，這本「術」非念得如孔老二那本易經那樣熟不可。

技術熟悉了，雖然還沒有試過，然而却有十二分把握，孫總理的「知難行易」學說，深深地這樣感動我，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卻知道「游泳術」念上百來本的人跳下水去也會淹死的，這是例外，

天下那一條公理沒有例外。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知道單單這一點，那裏會釣着大魚呢？不忙，翻翻歷史，看看自黃帝以還，我國究竟出了幾位釣魚名手？呀，呀，不得了，歷朝君相將軍士大夫庶人沒有一個不會釣一兩下的，如何是好？選了又選，擇了又擇，好容易找出二位來，第一位是盡人皆知有無禁忌周朝的姜太公，他老人家垂竿於渭水之濱，大魚小魚都不來，却釣着一個興周八百年的丞相，還有一位是後漢的嚴子陵先生，他在盛夏穿着老羊皮襖在富春江畔釣魚，驚動了當時的光武皇帝老兒，請他到京裏去做了一個大大的官兒，這二位釣魚大家，釣的本領總算不小，與現在美國的羅斯福大總統，中西合璧堪稱「釣魚三傑」！

知識技術豐富後，還要體格強健，否則連丈八魚竿都拿不動，還講甚麼釣不釣呢？此話有理，今晚飯非吃三大碗飯五碗粥，十個饅頭不可，把肚子填得氣蛤蟆似的；再往床上好好的睡一夜，養精蓄銳，誓釣大魚！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你想好好睡；偏偏那些纏七夾八的事情在腦海裏轉個不停；想完這個，又想那個，真比時下出入汽車的大人物應酬訪客還忙，好容易合上眼，勞勞唬唬的那些大魚小魚一條一條的在眼簾前逝過，接着又做個怪臉，意思是說：「看看你明天的本領」。

天亮了，窗前那些小麻雀吱吱喳喳叫個不休，直叫到我醒來，在翻弄着舌頭，麻雀哪，你爲甚麼不上國府要人臥室窗前去叫，把他們從昏迷的夢中喚醒，少吸一點民脂民膏，叫我又有什麼用？難道我將來能爲民衆服務嗎？

醒是醒了，然而四肢却無力爬起來，「溫柔鄉」的被窩，居然把我絆住了，牀上無事，胡思亂想，「從前的大英雄好漢子，不是都把睡的時間縮成很短嗎？世界的豪傑拿破崙，不是每天祇睡四五小時嗎？多睡是沒出息的，而我是愛多睡，根據邏輯——我不是一個沒出息的人嗎？不，決不，我如何能成一個沒出息的呢？起來罷，作一個英雄好漢。」

宿舍裏這樣安靜，人都還做着甜夢呢，而我却爲了釣魚，居然能克服環境，成一個全樓起來頂早的一個，達爾文的天演論上說，能勝過環境，才能在世界上生存，天哪，我居然能在世界上生存！以的戰勝環境的大好老，來釣這在進化史上比人類差數十年的魚，成功與否，婦孺皆知多。

本來想放熱水洗臉，忽然想起蔣委員長在南昌提倡經國府明令各處遺行的新生活的大綱，趕快改放冷水，在現在世界上做人，第一要服從；否則，給委員長的無線電探聽着了，要坐違反新生活的罪的，這罪却非同小可，我是担当不起。

操起丈八矛，擱在肩膀上，遵着大步，成成武武的出了宿舍

魚釣不着，沒有多大關係，架子却非先撐足了不可，想唱個大軍凱旋歌，預祝勝利，怎奈無調。

捩矛，上食，挺矛，下釣，等着罷。

陣陣的晨風，輕拂着我的臉；柳葉兒在我頂飄拂，未名水往我脚下盪漾，你們是少女的溫語，稚子的赤心，感動我了，不禁起了疑問：「我不是在次殖民地的中國嗎？中國那裏會有這朝氣呢？恐怕這朝氣是由西洋用大船載來的罷？」

等了這半天，怎麼魚弦像觀音菩薩似的一動也不動？難道我這釣兒是直的呢？不，我也沒有姜老頭兒那把年紀，決不會糊塗到這步田地；一定是自己等得不耐煩了，記得九歲時作文簿上經先生加過密圈的當時得意名句：「凡事操之過急，則必失敗；若欲不敗，則必忍耐。」忍耐着罷，不要連小時候說出來的話在現在都做不到。

我釣大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是志在剷除魚類間的蠶蟲，打倒魚類間的反革命份子；而願在魚類間造成一個平等大同的世界，和平快樂的園地，這幾句話說來似乎稍嫌過火，像夢囈似的，然而再仔細觀察人類的社會一點，就知道我此話有理了，人類裏面的蠶蟲反革命份子可是甚麼？曰：「凡改客軍閥土豪劣紳以及帝國主義與其走狗等等皆是，」這與「混蛋」（怒我罵人了）在社會裏面，東跑西走，專門擇肥而噬，吮吸老百姓的血汗，沒

有一個不養得肥胖的，反過來說，養得胖胖的就是蠶蟲，就是反革命份子，此逆定理雖然不常真，然而也有道理，否則當一個畫家畫一個大腹賈的時候，爲甚麼老把他畫得又大又胖呢？畫一個大軍閥的時候，爲甚麼老把他畫得又粗又壯呢？「胖胖的在人類裏面是蠶蟲是反革命份子」，這句話在魚類裏邊，照我想來，也可以應用，我祇能專釣又大又肥的魚，我就是任領導低級的魚類起來從事階級革命，而成了一個間接的革命者呀！革命者，好響亮的名詞！我這次領導革命，沒有甚麼大道理；就是因爲在人類裏面，自己的能力不夠，而借魚類來發洩，和丈夫在外面吃了虧，無法報仇，回家打罵妻子，是一樣的道理。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直等到現在，連水面魚吐的一個泡沫兒也沒有，眼睜得發花了，嘴張着有喘氣，胳膊給丈八矛壓得又酸又痛，肚子裏咕咕叫，腳也站不穩了。放棄了不釣了罷？那如何可以，革命家連這點小苦都吃不住，還講甚麼革命！咬緊牙釣下去罷，委實有點吃不得了，進退維谷，如何是好？記得從前聽人說，在南京夫子廟釣魚巷，祇要花上四五塊錢，就能釣上一條又肥又大的美人魚，我現在用了這樣大的毅力和堅苦精神來釣這比美人魚相差萬倍的草魚，而結果還是失望，難道堅苦的精神卓拔的毅力的價值沒有金錢來得高嗎？我懷疑着。

幸喜天無絕人之路，你這兒着急了，他那裏就放鬆一點，兩

條昂着擺尾的大魚，慢慢地向釣鈎這邊游來，雖然牠們的脚步和道學先生的外八方步一樣，然而已經叫我喜歡得心裏發癢。「來罷，親愛的魚兒，我這兒等等到你哩，」我學着與愛人初變時候的口吻，輕輕地在心裏呼喚着，那兩條魚也真乖巧，果然應我的話載着載浮的過來了，在離竿還有三尺光景的地方，他倆忽然停步，互相把頭上下一動，好像老朋友好久沒見面在路上碰着了點頭似的。接着就兩嘴互撞了一撞，姿勢倒和愛佔在火車上擁吻告別一般，「魚兒呀，你倆親熱儘管親熱可是別忘了我這兒預備茶點等着你哩，」我顯然以爲他倆是一對手挽手來配偶，而對他們這種公開接吻有點看不下去了。然而在魚類裏，是與人不不同的，人以食爲首，而魚以色爲先，正與心理學上所講的「食的需要比色還要緊」成一個相對的狀態，要不然，爲甚麼這兩條魚擁吻之後，就低頭掉入水裏而不見了呢？難道他倆都吃飽了嗎？不，我剛才還看見他們在搶着吞那一片落葉呢，難道他們的生理結構狀態與別的魚不同嗎？不能，據我拿我念過二年生物學的眼光看來，他們的外表一點也沒有異相，生理狀態不反常，情境也沒有特別變化，而他們竟然不來吃我這一塊食，真是有點叫人莫明其妙，本來，愛的力量是向來是能叫人莫明其妙的。

兩條大魚走了之後，接着就有一大魚小魚，像沒人收管的野孩子似的，亂嘈嘈的向魚鈎四週亂竄，我因爲志不在釣小魚，所

以故意的把竿子提了一下，把他們都驚走了，可是隔不了一會兒，他們又化零爲整，向魚鈎衝鋒，「可憐一群不知死的孩子們，你們簡直不知墳墓在那裏，」我一邊微微嘆息着，一邊就用魚竿打水拍拍作響，這次遂算不錯，總算把他們趕跑了，四月四日的兒童節，不知在魚類裏有沒有？魚的政府，不知道對於兒童注意不注意？爲甚麼讓這班無辜可憐的小孩到社會來作無謂的犧牲，而不加以重視呢？噫，魚國兒童教育破產！

從早晨起來到現在，足足等了一個半鐘頭；不但半條魚也沒有釣着，反而引起了我一堆牢騷；真是偷雞不着蝕把米，天天的晦氣！爲了要充甚麼革命的英雄好漢，連鬍子也沒有工夫刮就跑了，結果却倒了這樣一個霉！天不睜眼，不保佑我好人，等我發了性子，就把他拆下來掙他台出口氣！噲，天哪，你就等着瞧我這手段罷，要知道，我不是中國的大人物，向來說出話放屁似的；我是唯一的高等華人，西裝，皮鞋，洋話，無一不備，說甚麼就幹甚麼，你小心一點就是。

正在對天咀罵的時候，忽然覺得手裏魚竿動一動，趕緊低頭一看，原來是一條大魚嚙着嘴，竭力在咬我那魚弦上的「浮標」哩，合正路而不由，不咬魚鈎而咬魚標，真正一等的豈有此理！難道是跟我開玩笑嗎？不能，魚胆沒有那樣大；定是走暈了腦袋錯走了道兒，記得從前念國文念到楊子的臨歧途而流涕，常常心裏

罵他多此一哭，可是現在却覺得他這一哭有理了，「魚兒，要是我一哭，你該含徑不由而走正道嗎？」我這樣問，那魚居然很成全我，把頭一點答應我的要求而專候我的哭。不過地呀，（剛罵過天，不敢叫他，所以叫地。）我又不是劉備，那裏來這付救急淚，因此祇好乾咕着眼，看他慢慢的沒入水去。

鐘響了，一，二，三，四，五，六，是七點鐘了。想馬上拖回丈八矛回去吃飯，吃完飯還要上課哩；忽然覺得矛兒很沉，好像有魚上鈎似的。這一喜却非同小可，趕緊脚下踏一個騎馬勢，胸脯挺起，眼睛注視，兩臂同時用力，把矛兒向岸上一提。呀啲，居然是一條大魚上鈎了。然而天下事之變調，無人能加以逆料，那魚纔被提起，就尾兒一擺，來一個打挺式，魚脫了鈎兒，跳回水去。我當時不知如何方好，高舉着空竿，發呆了半天，懊喪極了。垂成之功，因虧此一簧，而一敗不可復收，我真想哭了。

我起初以為是魚鈎太壞，不中用。仔細察看以後，方知其依然為鈎大魚之材。不過魚為甚麼會走了呢？考慮再三，原來是因為拉得太快，魚沒有鈎緊的原故，性急不能成大事，此之謂歟？魚雖沒鈎着，鈎兒上却多了一層血。為了要排遣剛才的懊喪起見，想以這魚血為題，做一首新詩：

碧綠微的魚兒

鮮紅紅的血；

哎啲，這兩了「紅」字如何能用上去呢？用上之後假使犯了某種嫌疑却不是好玩的！取消了罷！然而我這首詩的題目就是「血」，要說「血」非加上幾個形容詞不可，要加形容詞就非加「紅」字不可，不加「紅」字如何能說血呢？算了罷，乾脆不做，天大的事也完，排甚麼懊喪，有了還不如裝在肚裏。

魚是一定鈎不着，革命是一定不會成功了；罷，罷，放了竿子吃早飯要緊，壞壞了肚子才是真倒霉呢。

夏之感覺

玲君

竹簾外於是暮色如水了，
那樣頗有兩歐色彩之街。

高頂蓋下的透明體，
青色及薔薇色的頂禮者
市上並有新鮮的白色飄蕩。

綠油油一直線的彩球，

魚鱗型的圓轉，

琉璃燈下的圓形水柱，有人
看將沉沉中魚的游法。

滿會開案所主持的騙午，
眼睜的汽車笛也遙遠起來，
多言的鸚鵡在廊下靜靜睡覺。

悠悠的千山萬水哪，
在那里，就在那里，

有織就的錦繡夢。

早熟的花噴射出又落下

各處滴落的水點皆有清涼味，

一切嗚音，一切雜亂，

都漸漸的稀少了，漸漸的，

呵，已立夏了。

我與麻雀子的鬥爭史

結竹

人為萬物之靈，麻雀子是動物中的渺小者。然而我這萬物之靈，竟會與牠們那班渺小者發生一樁鬥爭，而且最終的勝利是屬

於牠們。

這樁鬥爭史的原因，如果我也學點歷史家的態度，是因為我
有病，為吸收新鮮空氣起見，要在廊子上睡覺。這種事情，若以
詩人的眼光看來，說與曉風明月為伍，定是絕好的詩境。可是美
境是想像的好，鑒併的妙；等到充分的享受，那便不但不美，或
許還要生厭；我的境地，也就不是例外。

我起初在廊下睡時，的確感覺無限的快愉。後來時間一久，
所謂「曉風」者，便成了括臉皮的利刃。所謂「明月」者，便是
「明月照我床，臥着不肯睡」；弄得我每天晚上失眠，白天無精
打彩。但是冬天刺人肌膚的朔風，可以絨帽去抵抗。一到春夏之
交，涼風輕輕地向面上拂着，頗有愛人輕吻的風味。至於時時時
明的月亮，不高興看時，也可遮着眼睛。祇是那班無冬無夏，總
是噁噁喳喳的麻雀子，除了與牠們鬥爭外，真是別無辦法。

我第一次所採的戰略，是折了幾條叢樹枝，擱在麻雀子的橫欄
上，使牠們不要飛上來，免得拉屎在床上。這種陣圖一佈好，我
想第二天早上必能安安心地睡覺，不會被牠們攪擾了。那知天色剛
亮，「噁噁喳喳」的聲音又使我從夢中醒來。不久，臉上猛然大痛
，一支刺子掉在我的頭上了。

這是第一次的大失敗。

受了這次挫折以後，我想取保守的態度，趁機製變；看牠們

在廊上飛來飛去，到是什麼用意。幾天偵探的結果，知道牠們是想在廊上的窟窿築巢，將外面的乾草，一根一根的啣到裏面去。

牠們也像人一樣，大興土木之工，請了許多的工人。每一個麻雀進來時，牠要叫幾聲；工作一會後，大家要說說笑笑，跳跳舞舞，休息一下。在牠們，這是最快活的時候；在我，可就難受了！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知道牠們的企圖，妙計油然而生。

我忍耐幾天，待牠們的巢完成。到了晚上，我想牠們一定是夫夫婦婦，安睡香巢。于是我就用了雲梯，備着布袋，想去偷營劫寨，進攻巢穴。從此一網打盡，秩序安寧。那知事不由人打算，我費了許多的工夫找梯子，又費了許多的氣力爬上去，伸着哆哆嗦的手進去搜索時，頭一個窟窿沒有，第二個也沒有，第三第四個仍舊沒有。結果，弄得滿頭滿手都是灰，仇恨絲毫未報復。

這是我第二次的失敗。

我氣憤之餘，將牠們辛辛苦苦所啣來的草，全數拔出。在我，算是「出出怨氣半」，一棒精神上的勝利。或者更進一步，牠們知道機關被破，也許會消聲匿跡，遠走他方。但是在牠們，滿不是我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牠們知道巢穴被破，請來的工人更多。天一破曉，我們四圍的建築工人「浩浩，浩浩」地在那兒抬石頭；牠們便「噉噉噉噉」的在這兒負乾草。同是下層階級的人物

，同為生活所需而勞苦；然則牠們搗亂，豈非情有可原？

然而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而我又此地地的統治階級者。臥榻之旁，豈容麻雀鼾睡？為着這種利害關係的衝突，所以我不管什麼同情與慈悲心，只是每隔一兩天，我把牠們的巢穴毀壞一次，免得牠們擾亂我的睡鄉，蹂躪我的睡床。可是每隔一兩天，牠們又把我所毀壞的巢穴築好了。如是往返六七次，牠們毫不自慊。我看牠們築巢的辛苦，竟不亞于奈爾遜 (Nelson) 所看的蜘蛛築網的毅力。

末後，我攔了一束小刺放在牠們的巢穴裏，心想牠們必難安身了。不料幾天後去看，牠們竟不為荆棘所阻撓；小刺之上，都加上乾草了。最後，我因疲于進攻，便把幾張舊報紙，塞滿牠們的巢穴。自信這是一勞永逸，永絕後患的封鎖政策。從此以後，我便把牠們置于無何有之鄉。這種心理作用，也使我覺得較為安靜。

過了一月餘，我在廊下乘涼，忽聞噉噉之聲，自巢穴來。驚起入搜，獲一麻雀。再用手探索，紙團已破為碎塊，上覆乾草及羽毛，溫軟如絨。底下仍是一些荆棘。巢中有蛋蛋四，知為青兒之所。我將麻雀及蛋拿出，大奏凱旋。

歸來慶幸，喜不自禁。招朋喚僕，欲審麻雀。不料那渺小者不願受萬物之靈的恥辱，竟在我手中氣殺了。無可奈何，我便將

牠的尸身旋在廊上，此亦梟首示衆，懲一警百之意也。

無如牠們小巧精悍，來了許多麻雀，大開追悼之會。衆雀或飛，或立而不躍，音調只一聲一聲的啞啞而不噤。這似乎是表示牠們的哀鳴與憤恨。又似乎是譏笑我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半點鐘後，儀式已過，牠們仍進行補巢的工作。彷彿茫茫衆生，顧不得滄海一粟的犧牲者。靜觀的我，一天睡醒，又被牠們破壞了。以後牠們仍是天天搗亂。

自多徂夏，戰不獲利，精力已疲。我感于牠們毅力的堅長，團結的堅固，羣衆的廣大，終于被牠們屈服，將床搬入屋內，犧牲曉風明月的利益，過我安閒恬靜的生活。

于是四圍仍是充滿雀躍聲。

FANTASIA

玲君

掛在山角的燈是永不會熄的，

這是牠的標識——

牠的憧憬。

* * * * *

在這里她深怕，

因爲人跡不到，

文藝

那暴風深霧專橫的緣故

因之她又生長一隻好疑想的眼珠子，
但這個眼珠子並不屬於她的，她知道。

* * * * *

暴風深霧的絕跡地帶，

是有害於她的體質的，

幾次她想試着，

一個人離開這里而失敗了，

她終有點怕那不測的氣候。

* * * * *

每夜，窗外照例送來

掛在山角的大黃月亮，

還有Serenade呢——

然而這到底是屬於另一境界的事。

* * * * *

她的眼珠子因常在濡濕的時令里，

而漸漸的模糊了，疲乏了，

她等着呢——

在天上的永久也近於靜謐嗎？

* * * * *



編

後

這期刊刊號，雖然沒有發生很嚴重的稿荒，但是稿件仍不能給我們以選擇的機會。經過編者幾天的籌劃，終于今天和同學見面了。關於本期旬刊，無論在內容質量上，編排上，分類上，統希予以公正的批評，對於下期，更希望予以建議，以求其盡善盡美。

我們覺得以往的旬刊，在內容方法，未免失之太偏狹，多是量多質少，不能夠均勻調和。今後希望同學多寫些關於學術，理論，討論各種問題的文章，尤其着重的就是：鑒于以往旬刊太缺乏自然科學的文章，差不多成了文法學院的旬刊，而把理學院失掉了，此後，想力糾此弊，盼望理學院同學，寫些關於自然科學的論著，研究，科學常識，科學翻譯等類文章，調和旬刊的興趣，充實各方面的思潮，得到平衡的發展。另外從下期起，添加書

報評介一欄，歡迎同學源源賜稿。總之，我們抱定「寧缺勿亂」的主張。注重在質的方面，而不注重于量的方面。祇要言之有物，當然儘量發表；如果是無病呻吟，那只好割愛了，關於這一點，請同學特別注意。

四年級同學行將畢業了，四年燕京的學生生活，每個人當然有許多感想，史料，批評和希望。我們切望他們把胸中所要說的，在下兩期旬刊上多多的寫一些。恐怕這也是全體讀者所樂聞的吧！

最後，旬刊本定于一日出刊因為出版委員會委員一再更迭，工作一時停滯，迄至上星期，一切方告就緒，旬刊不得已延至十日才和讀者相會，在這裏特別向同學抱歉！

廿
六
旬
別
圖

圖書印務